

吕国英

文化时空里的牛

其佩、任伯年。

进入近现代，尤其是当代以来，出现了一些牛画立名的画家，比如徐悲鸿、张大千、齐白石、李可染、黄胄、刘奎龄、吴作人……

说牛画，不能不谈《五牛图》，此画由唐代画家韩滉所创作，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，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绢画作品之一，也是韩滉唯一传世作品，还是现在最古老的纸本中国绘画。《五牛图》“名副其实”，画中五牛从左至右依次排列，姿态各异。从毛色上看，五头牛中，有三头为黄色，一头为黑白花斑，另一头为黑褐色；从形貌上看，五头牛皆为立图：一头为左向侧身立图，一头为右向摆首半侧身立图，一头为前向正位立图，一头为左向昂首侧身立图，一头为左向俯首侧身立图；从神态上察，一头角系红络、表情庄重，一头投足摆首、情态悠然，一头举目欲行、轻松自在；一头昂首耸肩，如待笃行；一头矮从搔首、闲步信然。通览整个构图，五牛之间几近等距，除最后一头颈部近处有一低矮树丛外，再无其他景衬，因此，每头牛之画面均可独立成章，又有完整统一的视觉感受。

据文献记载，这幅《五牛图》一经创作完成即引发收藏追捧。北宋时，曾被收入内府，

宋徽宗亲自题词签字。宋遭元灭之后，这幅画被书画大家赵孟頫收藏，其如获至宝，留下了“神气磊落、希世明笔”的题跋。至清代时，《五牛图》被召入宫，成为乾隆皇帝的珍爱之宝。清朝末年，该画被转到中南海瀛台保存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这件稀世珍宝落入外国人之手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《五牛图》出现在香港拍卖行，底价标注10万港元。遵照周恩来总理“不惜代价，抢救回国”的电报指示，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机智、高效、出色的运作下，这幅画得以及时撤拍，并以意想不到的6万港元低价购回，连夜转送北京。如今，《五牛图》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《五牛图》被称为“镇国之宝”，因为其早已不是一幅画，而是一段历史、一种象征、一个载体，这段历史是盛唐的见证、审美的象征、文化与艺术的载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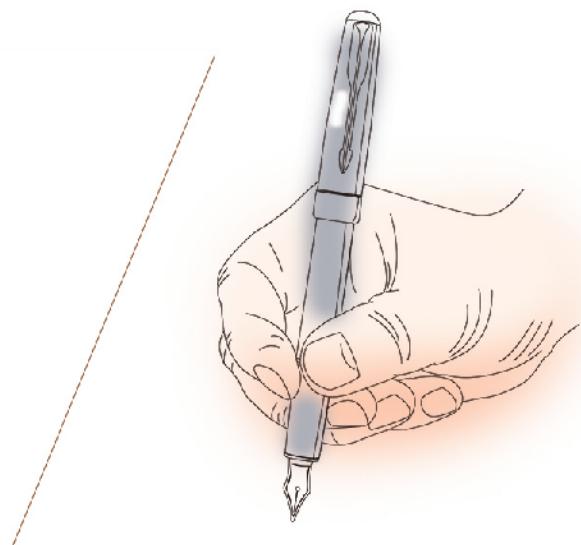
从古至今，历代画家为牛立象存画，或以牛造像，或以牛写景，或以牛叙事，或以牛寄情，或以牛喻意，或以牛铭志。像韩滉的《五牛图》、戴嵩的《斗牛图》、张录成的《百牛图》等，就属典型的为牛写真、造像；牛者，大物也，或闲庭信步、悠然自得，或霜天竞斗、

以抵称王，或任由天性、浑然天地。像赵孟頫《寿春令留犊图》就是典型的以牛叙事：寿春令上任时驾黄牛，离任时留一犊（黄牛所生）。像石涛的《对牛弹琴》就是以牛寄情：“世上琴声尽说假，不如此牛听得真。”知音难遇有寄托，牛声一呼真妙解。像陶弘景的《双牛图》，就是以牛铭志：宁愿乡野悠闲百姓，岂愿朝廷“带笼”为官。像周臣的《宁戚饭牛图》、张路的《老子骑牛图》，是为以牛叙事：宁戚叩角而歌“闵知己，老子沐紫驾牛走西域。像李可染的许多《牧牛图》，大都为以牛写景：孺子卧大物，田园醉牧笛……

历代画家名家，为牛留下了诸多艺术形象，《中国牛文化千字文·驻画存象篇》将艺术史上风格画牛大家作了梳理，转述如下——

史乱着绘卷/近以丹青离/韩滉描娴熟/线粗阔彰肌/戴嵩羸学术/波表犟恬戏/次平妙能工/僻壤赏闲憩/郭润恣情挥/潇洒寻意趣/苦瓜遇知音/画境吐心秘/悲鸿童幼引/淡墨喜甜蜜/吴公净奔牦/绝尘逐湛寂

以牛入画，代有笔墨，时出名作，是牛之造化所示物，为人之审美所呈象，承载着牛精神的暗示与象征，也寓意着牛文化的光大与传承。



孙言竹

西津渡古街

镇江西津渡古街，可谓历史悠久，从六朝开始，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革新创新，经久不衰。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两层小楼，多为砖木结构，带有飞檐的屋顶，刻有雕花的门饰、窗栏，随处可见历朝历代的历史踪迹，诉说着它们一代又一代主人的故事。

长约一千米的街上，有各式店铺一百五十多家，林林总总，不少店铺打着“镇江三怪”的招牌。所谓三怪是：香醋摆不坏，面锅里煮锅盖，肴肉不当菜。这些店铺卖锅盖的多一些；卖肴肉的也有几家；卖香醋的，恒顺醋坊有据一方的意思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卖糖球的、卖陶笛的……初来乍到，还真有点目不暇接。

恒顺醋坊算是名气较大的一家，创始于1804年，将近220年的历史了。镇江三怪，头一怪就是“香醋摆不坏”。说的是镇江香醋和酒一样，存放的时间越久，口味越香醇。说起来，我对恒顺香醋还情有独钟呢，平常我吃的拌凉菜，蘸蒜泥吃饺子，用的都是恒顺香醋，特别喜好这一口；只有炒菜用青岛当地的醋。应该是酒香不怕巷子深，香醋何嫌路途远吧。

西津渡古街上，人气比较旺的还有一家叫“李嫂锅盖面”的店铺。门面醒目，“李嫂锅盖面”的招牌旗在微风中飘拂着，音响反复不断地播放着：“李嫂锅盖面，中央电视台四次播放……”店铺前，当街上站着李嫂的老公，身穿大红唐装，右手举着一块方巾，不停转动着，像是东北“二人转”表演的那样，嘴里反复吆喝着：“李嫂锅盖面……”那股子吸引力，让人们走到这里，忍不住要驻足看上一会儿。

我还真过去瞅了瞅，铺子里临街放置一口大锅，煮着面，热气腾腾，沸腾的面汤里漂着一只小一点的锅盖。我问过当地的人：“放那只锅盖干啥，是要那只木锅盖的味道吗？”那人告诉我：“不是要那木锅盖的味道，是那木锅盖压住了大部分沸腾的面汤，煮出来的面吃头不一样。”这是镇江人的独创，在山东、河南等吃面的地方都没见过。传说，当年乾隆下江南时在镇江吃过“张嫂子水面”，也就是现在的锅盖面，吃过连声称赞“喷香爽口”。我还真在这家“李嫂锅盖面”店铺里面吃了一碗，面条软硬恰好，有韧性，带有佐料的面汤也好喝。

街上一家捏泥塑的小店，也引起我的兴趣，我与老艺人攀谈了几句，我问他，他捏出的这个作品要卖多少钱？他说，这个不好说，捏出来后还要上釉、烧制，烧制出来之后，才能说出价钱。看上去是个小玩意，还要好几道工序呢，创作个作品也不容易啊。事后才知道，我与其攀谈的那位老手艺人，是颇有名气的江苏省非遗传承人。

西津渡，从三国时期开始，就是著名的长江渡口。西津渡是一个重要渡口，江南江北往来贸易的货物、商人，以及官员、文人墨客都要从这儿路过，民居、商铺、文化宗教场所随之逐步建立起来。因港兴市，镇江自唐代以来，成为江南通往江北的漕运重镇，连通西津渡口的这条街，也就逐步演变为镇江最繁华热闹、具有历史文化气息的一条街。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王安石有诗句：“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”就是对镇江（京口）与扬州（瓜州）、南京（钟山）之间的地理交通和人员往来的生动写照。西津渡古街上，接近原渡口的地方有一处“待渡亭”，就是当时人们迎来送往、等待渡船时歇息的地方，传说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在“待渡亭”停留。李白、孟浩然、苏轼等文人墨客都曾在此候船，或由对岸过来在此登陆。从我住的客栈，也就是这条街的东头走过来，快到这条街的西头，正好可以在“待渡亭”坐着休息一下。我环视着，像端详一位偌大年纪的老人，黛瓦飞檐彰显着古代建筑的艺术。眼前浮现出那些文人墨客，悠闲地坐在亭间，摇着羽扇，谈笑风生。空间还是这个空间，时光却穿越了千年……追古惜今，时代在发展，文明在进步，先人留下的灿烂文化，正由后人发扬光大，开创着美好的明天。

王满平

闲章里的人生

案边几方篆刻引我联想。

其中一方是“明月几时有”，印文出自苏轼的词。这首词是苏轼被贬远离家乡，在一个中秋夜晚写给其弟苏辙的。词中唯美的句子，慷慨激昂。其挥洒自如的写作手法，行云流水般的语言，浪漫奇异的想象，夸张豪放的风格，堪称千古绝唱的经典之作。自宋以来，此词流传至今，吟咏不绝，非独作者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，而是此词理趣与情趣、亲情与大爱，均给后人带来了美学的享受。

古代文人赋诗填词，往往是为官之外的余事，但诗词寓意好，富有哲理，不仅可以开拓胸襟，也可慰藉自己的心灵。亲情是扯不断的风筝线，大爱是心胸豁达乐观的自然体现。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就是苏轼亲情与大爱、乐观与旷达的处世哲学。

这枚印出自现代篆刻大家王福庵，他是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，其篆严谨工整，篆刻上学秦汉、浙皖印派，兼学并蓄，以工稳见长。此印文采用细朱文，十字占据印面大小不一，字与字之间相互兼顾，可谓是宾客满座，左右相照，主待客亲，客不疏主。

还有一方印文是“善人则亲近之，助德行于身心”。说的是修心修行，与人为善的人应多亲近，行善积德利于自己的身心。古人常说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同属此理。生活中，所处的环境、所接触的人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是可以影响人的变化。芸芸众生，隐恶扬善，虽不能做到事行善积德，但也要处富知贫，尽一己之力扶贫济困。多存一颗仁慈的博爱之心，就多了一份善行之路。所谓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

这方印文由清代篆刻家王玉如所刻。他用满白文入印，文字形方整，以篆隶字体入印，遒劲婉转，雍容华贵。印内笔画起收处多圆笔，粗细一致，绵里藏针，优雅的柔美中多了几分阳刚之气。

还有一方是陈巨来篆刻的“好林泉、都付与闲人”，此句出自南宋张炎《八声甘州》。词中写道：“任燕留鸥住，聊复慰幽情。爱吾庐、点尘难到，好林泉、都付与闲人。”词中的“鸥”代表了自己，“闲人”就是指高人隐士，这也是张炎逸生活的情趣。当然，如果真要去寻一方“净土”，做一位真正的隐逸者，还须抛弃内心的一切功利。否则，大谈“隐逸”，只能与“隐逸”貌合神离，沽名钓誉罢了。

第四方印是“有好都能累此生”，出自清朝印人邓石如之手。邓石如虽一生布衣，但以一家艺术之长，开创了皖派。读此印文，首先想到人生在世，活着到底追求什么？这个问题，千人有千般回答，万人有万种答案。不过，对于邓石如来说，纵然一生清贫如洗，唯独书法篆刻一日不能闲。邓石如活着，好像就是为了书法篆刻艺术而生的。其实，书法篆刻艺术，在真正的爱好者面前，它的实用功能早已消失殆尽，在爱好者的心目中，为了它，可乐此不疲，愿累此一生。

最后一方是王福庵篆刻的“开拓万古之心胸”，此方印文内容直抒胸臆、豪气干云，出自南宋文学家陈亮《甲辰答朱元晦书》：“推倒一世之智勇，开拓万古之心胸。”此句一扬一抑，抒发了作者远大志向和抱负。陈亮作为南宋一代名臣，多次上书国事，一生主张抗金，恢复大宋之志不灭，曾两次被诬入狱，心境凄苦，这其中，淹没了多少幽恨与愁怨？真是两行清泪忧国民，一片丹心照汗青。读之，着实令人不胜唏嘘。好在“开拓万古之心胸”终成千古之名句，为后代文人之喜爱。

王开生

照相那些事儿

说到拍照，如今手机普及率高，人人皆会时不忘地露上两手，尽管水准良莠不齐。从前，老百姓管拍照统称照相，得用照相机才算正式。摄影，则属艺术范畴。我的拍照技术，最初是在上高中时学会的。

20世纪70年代，照相机在家庭中尚属小众的奢侈品，一般人家少有。人们逢年过节、家有大事喜事，或郊游赏花有拍照的需求，首选去国营照相馆，那时常去的青岛照相馆，有街里的天真、万年青，四方区的红艺、四方。有一年夏天，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逛中山路，碰巧遇到她许久未见的表弟和表弟新谈的对象，他们不由分说，拉着我们拐进了身后的万年青照相馆，拍了一张“急就章”的照片。此幅合影，成为我家诸多照片中，最有戏剧性也最莫名其妙的一张。那些年中山公园樱花盛开之季，国营照相馆例会在公园樱花树下设置多个拍照点，左邻右舍几乎家家都有几张出自老照相馆的留影。另一个拍照的渠道，是去照相馆或经营摄影器材的商店里租借照相机，那时得按小时收费，并留取相关证件和押金。

我们是唱着“八十年代新一辈”成长起来的一代人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上高中，同学中几个脾性合得来的，结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，组合中有两位女生，四五位男生。每逢暑期或节假日，六七人会结伴外出郊游，栈桥、中山公园、八大关、太清宫、北九水、华楼山，能想到的好玩的地方，山高路远也去。作为班里的文娱委员，通常租借照相机和拍照的活儿由我包办。在市内游玩选择的相机租借地，多是位于莱阳路33号的一家小型照相馆，离前海景点近，图个借还方便。照相机的式样，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上海产海鸥120型，操作简单，一学即会。

术业有专攻。冲洗照片是个技术活，初学乍练交点学费自然免不了。为了看一下相纸什么样，忘记了师傅的叮嘱，结果一卷相纸全部曝了光，成为废品，真是心疼。吊诡上空间狭窄，夏天尤其闷热难耐，我和同学俩人蜷着身子，挥汗作业。好在后来渐渐上了手，有了经验，当第一张照片在简陋的暗房显影时，高兴劲自不必说，那份成就感，不啻获得一项重大科研成果。我们不少老同学手里，至今保存着那时的一些手洗老照片，尽管影像是黑白的，剪裁也不平整，却弥足珍贵。

安武林

扫帚苗

在中原的一座小城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桌子上的一道菜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墨绿色的蒸菜，拌了面，像挂了一层霜似的。细细的长条，像刚刚冒出来的柳树细叶一样。

会不会是面条菜？小时候麦地里长的那种面条菜。面条菜学名叫麦瓶草，也是一种中药材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并不知道它叫面条菜，更不知道它叫麦瓶草。许许多多的植物，也是近些年才感兴趣，千方百计搜集它们的资料。尤其是那些儿时熟悉的、叫不上名的花花草草，更是迫切地想知道它们的名字，好像相处了多年的朋友，竟不知道它们的名字一样歉然。

我用手指着那盘菜问道：“这是什么菜呀？”

坐在对面的小王，看样子是80、90后青年，他的脸儿一红，轻轻笑了一下，但没有回应。我觉得他应该知道这道菜，所以又问了一声。一桌的人，没有人知道。

小王又是一笑，这一次笑出声来了。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扫帚苗。”

我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终于理解小王为什么要笑了，他的笑有两层意思。第一层，扫帚苗属于司空见惯的野菜，用它接待我们有点廉价，不上档次。第二层意思，扫帚苗长大后可以做扫帚用，而扫帚是扫垃圾用的。在饭桌上谈论它，实在不雅。

但我还是不明白，扫帚苗是一种什么东西。在捆束得紧紧的枝条中间，有一些干枯的红叶夹杂其中。后来，我去别人的家里，看见一棵扫帚苗，嫩绿的叶子，细长的形状，只有柳树叶的三分之一。只是那种绿好像女孩子笑意一样，给人的感觉总是欢快的。上面细细的绒毛，像蒙着细纱、细雾，如梦似幻。这种植物，颇有点小家碧

玉的感觉。它和所有的植物都不太像，好像比别的植物出身娇贵一点。

我终于搞明白了，扫帚苗的学名叫地肤，它的种子叫地肤子，有除湿热的功效。秋天以后，地肤嫩绿的颜色会逐渐变红，红得细腻，像嘴唇一样的颜色。自从窗外长出一株地肤之后，我就怀着极大的热情，密切地关注它的成长过程。起初，它冒出芽的时候，我并没有认出它来。在一片茂密的地雷花的旁边，它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差点让我把它当成一棵不知名的野草。如果不是我对植物抱有强烈的探究之心，恐怕它早就被我给除掉了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它长出了黄黄的叶子。所有的地肤都有此特征，还是它是个例外？它开始分叉的时候，我认出它了，但我有几分担心，它发亮的黄色叶子，几乎占了三分之二，难道它要干枯吗？我担忧，怜悯，唯恐它会半路夭折。后来，那些发黄的叶子逐渐开始变绿，当它超过150厘米的时候，那黄色的叶子依然醒目，好像是满头黑发的人长出了一片白发一样。我暗暗发笑，每次看到它的样子，总是忍俊不禁。

中午的那顿饭，吃得格外爽快。可口的食物，总是让人心情愉快。第二天，我依然提出要吃蒸扫帚苗，但令我失望的是，不知道是面拌少了，还是扫帚苗有点老了，口感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前一天。

窗外的地肤，好像在表演舞蹈，枝枝杈杈都在充分舒展。也许，它感受到了我的关注和热情。我不由地想到了另一个问题，也许，当一个人对植物产生一种爱意的时候，植物便会最大限度地向你展示出它的种种可爱。